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按照總包特別價目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
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
餘外國各埠加倍作大洋
計算外報資先惠郵費在內
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第三百五十七號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
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
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
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
說旗告面議

奇異古玩

茲有奇異古磁漢瓦各一件係自陝西戰壕中掘得實為希世之珍好古君子如欲一飽眼福請至天津路興隆里五號興夏禹門君接洽可也

上等社會　人人歡迎

每罐內均有獎券積存百張可換金手表一隻五十張換金手表帶一条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值●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眉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天笑主任　小說週刊　星期　第二冊　二月初七日出版

特色
(一)以白話為正宗用筆采入顯出
(二)做的估十分七八譯的估十分二
(三)每冊都有天笑先生自己的著作
(四)所約定的都是知名之士
(五)新進的作家如有佳作非常歡迎
(六)選擇精節無聊的作品一概屏除

每逢星期日出一冊另售一角 預定半年二元 預定全年四元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二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資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 上海棋盤街 屯鎮 胡開文筆莊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電話三八九五
分公司各省各埠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最新式試驗光學儀器配光異常確合光學補助眼力之足壯氣象平時需貨非淺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上海博利安公司 老牌 博利安 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君欲遊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 減價 代會

患氣痛者注意

一服即愈 每瓶洋三角 每打洋三元

鄭廣福堂藥房

永泰棧烟行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泰興李唐助賑書例

辛酉年

中堂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八元 七尺以外另議
聯對 四尺以內三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七尺七元
屏幅 四尺以內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七尺五元
團扇摺扇 每柄一元
冊頁 每頁兩元
橫幅 半幅同屏條 全幅同中堂
名刺書簽 每件半元
金箋均加倍 餘書均加一成 筆資先惠 十五天取件 墨費加一成
交上海靜安寺路愛儷園及各大箋扇號

吳昌碩 沈寐叟 鄭蘇戡 章一山 姬覺彌 同訂

丹翁張丹斧鬻書例

丹翁獲漢熹平殘碑、因窺隸草之奧、人莫高石室記、遂得行楷之神、施於豪墨、極盡工妙、爰為擬例以待知者
榜書每字一金 不論大小、聯帖四尺二金 加一尺加半金、屏幅四尺一金 加尺同上、扇一金(小扇不寫)、題跋五金 墓誌書屏別議、惡紙不書、磨墨加一、先潤後作
宣古愚 袁寒雲 訂
收件處、本報館、上海四馬路亞東書局、商報館、各大箋扇莊

萬應消癧丸

頸癧一症患之易愈之難有良藥外治然非兼施內服不為功此丸係餓帽山人所秘傳無論瘰癧成串穿破流濃服之如湯潑雪漸漸消退三日見效一月包好凡開水吞服日服二次每服三錢童年減半每科八兩售洋五元外埠函購款由郵匯寄費加一另有外用萬應消癧錠每錠一數見速凡購丸一料贈錠一錠每錠洋五角

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善街五馬路上海貴興里西弄一八〇號 正威大藥房謹識

遠東眼鏡公司

開設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對
滿洋三元 贈券壹元 多則類推
克羅各種眼鏡 減價一月 八折

德醫 邱仁高

診所老靶子路八十八號
門診 一時至四時
電話 北一六七五

無敵牌牙粉廠新年贈品章程

自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起所有從前贈品章程一律取消改照本章程辦理惟遠埠來郵係在一月一日前發信者當照舊章寄奉以昭信用至希 公鑒
一、凡直向上海總社按照定價購買本牌牙粉或化妝品滿洋二元者得取贈品值洋四角多者以此類推茲將品名定價列左以供選擇 (一)四美圖畫片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天虛我生題現在印刷中須陰歷新正出版) (二)梅邊倩影圖每幀定價四角(係鄭曼陀畫大虛我生題已出版) (三)家庭日記每冊定價四角(係大虛我生編洋裝金字一厚冊年年適用現已出版) (四)甲種凸版日歷每組定價三角乙種平版日歷每組定價二角 (五)壬戌年陰陽合歷每冊定價一角(現在裝訂中準於望前出版)
一、上列贈品均以零售為限批發不在此例如值贈品告罄得由本社以他種價值相同之貨品代之
一、郵購貨品得用郵票十足代現凡在單純郵費處只須外加郵費一成如在二倍郵費處須加二成餘仿此回件均須掛號外加掛號費五分

上海小西門新馬路家庭工業社啓

有志求學男女請注意日夜開課招生章程

本校創辦四年成績如何定有公論如民國十年份由本校校長陶雪生君保薦而得職業者凡三十二人本校校舍幽靜光線充足現尚覓得寬大房屋鑒趙校舍故職員女九人男七人皆係富有教授經驗者本屆業已開課女學部 商業英文夜學部 國民科 高等小學科 補習專修科 各班均有餘額二十名可補有志者請從速來校報名肄業膳宿走讀均便另備詳章冊靈即來校取閱 上海法租界巨籟達路東善樂里雪生廣告社內求是學校謹啓

兜安氏眼痛藥膏

此膏專治 眼痛眼赤 眼皮腫爛 眼弦眼瞼 瘡等效驗 無比患者 盍一試之

每瓶洋四角 打洋四元

北伐質疑　（丹翁）

當項城之世、有好言革命者、輒標其旗幟曰、吾伐袁、及合肥用事、發難者則動稱伐段、實號召也、今之時髦、敀曰北伐、北將誰伐、不能無疑、伐徐乎、徐曰、我將去矣、焉用興師而動衆、伐奉張乎、奉張曰、有直曹在、幷伐直曹乎、直曹曰、我傀儡耳、跋扈者洛吳也、伐洛吳、洛吳曰、信使往還、實無虛日、苟有所伐、吾且助偏師焉、甚或作前鋒焉、烏得而我伐、嗚呼噫嘻、北伐北伐、北爲誰何、敢問、

孫丹林的點心紀念　（愛嬌）

上海電報局長孫丹林、是吳佩孚的秘書、吳佩孚第一個討梁電報、所有討武器檄驅鱷魚文融會貫通的大文章、都是他的手筆、因爲吳秀才身邊、少不了他個熟讀古文觀止的大秘書、所以在上海不多幾天、又回到洛陽去了、如今上海的事、都託一位姓高的兼管、姓高的住在舢板廠、離局甚遠、所有要電、都要經這位高先生過目、因此便稽遲下來了、但是與吳同派的却很快、與吳異調的就很慢、盧子嘉打來一個電報、隔了兩天纔到、別說是電報、就是快信、也要往來好幾次了、這時鬧動了何茂如、寫信去詰問、他却靠着吳大巡閱使的排頭、弗賣這本帳、嚕嚕囌囌說了一大堆的話、又牽出什麼夜班的點心錢咧、什麼什麼呢、又說護軍使署裏爲什麼不添設夜班咧、好像護軍使捨不得出幾個點心錢的樣子、阿要鴨屎臭、但是你自己想想、碰得過護軍使嗎、宛如一個婢女、做差之事、主母呵斥他幾句、他還要回嘴不服、這個巴掌、就打上來了、可知這不必套什麼驅鱷魚文的『三日不去則五日五日不去則七日』的調了、簡直爽爽快快請你滾蛋罷、

敬三齋印譜序　（黃葉翁）

古人之技多天、今人之技多人、多天者、法自然者也、非師心也、今人則以悅人震驚人爲技者也、其師古人亦取世人所悅所震驚者而師之、中且無我、何於天、以語書法、古人隨字形之所宜而盡其勢、盡其勢而盡其妙矣、自今人觀之、以爲分行布白、蓋幾許慘澹經營而後得、然祀古人而問之、古人不知也、刻印又書法之精者也、字愈少、形愈小、百出其勢、卽百出其妙、此古人之所爲獨絕、今人刻印、必曰、吾白文漢也、吾朱文秦也、其竊西冷諸家及悲庵之似者、必諱之、人曰君西冷也、悲庵也、則齒震面熱、故爲靜鎭、夷然不屑、曰、若何足以知印、反是而諛爲秦爲漢、則所然引爲知己、又陰喜人之爲所誑也、其健者似能自拔一幟以異於他人、實亦規橅魏晉蠻夷或諸將軍印、而得其似者耳、問魏晉何以不學漢、漢何以不學秦、今人必曰、秦不能見重於漢世、故漢人不爲秦、漢不能見重於魏晉之世、故魏晉不爲漢、其然、豈其然乎、眞州張君丹斧學書數十年、晚乃與先秦相浹、近且嗜印、最周季秦漢銅玉數十鈕、日玩之而莫逆於心、暇日以其所得、試之於石、蓋與所藏貌異而心同焉、吾深信其無人之見存也、雖惡、非今人之惡也、况已能盡其書勢之妙耶、其亦無媿於古人也矣、

丹翁曰、余向不能鐫印、今且從一友人學奏刀、以印蹟示人、人必大笑、近方集古鉩印以爲譜、乞黃葉翁作序、黃葉翁誤以余爲譜自鐫印也、因草此文以寄予、且許我能得古人之惡、雖然、予敢不勉爲古人之善耶、一笑、

新字不認　（一笑）

閘北慈善團、有個分團、設在裘家橋地方、上年有災民濟養所、留下來的災民孩童、收在團內念書、內中有個山東孩子、年紀已經十五六歲了、一天夜晚、睡在床上、忽見來了一個絕色的女子、坐在床前、這個孩子暗想這公共臥宿之處、何處來此女流、必定是妖魔鬼怪、心裏有些害怕、趕忙以被蒙頭、那裏曉得這個女子、老實不客氣、脫了衣服、就鑽進被窩去了、由此這個孩子、就面黃肌瘦、教習孟君、覺得有些詫異、把他叫來盤問、那孩子一五一十的、就都說出來了、說完了痛哭不止、這位孟教員、給他出個主意、說是妖怪吃下飯去、就走不動了、晚上床頭邊、預備點飯、等那女子到來、你叫他吃飯、他的衣服向來脫下放在桌上、今天晚上、我們大家來搶他的衣服、定好計策、專等天晚、誰想到那孩子睡下以後、那女子來可是來了、他們定的計策、他早曉得了、大責備那個孩子、不應該告訴人、不但飯不肯吃、就是衣服脫下、也不放在桌上了、那位孟教員、帶領衆弟子、等了一夜、沒見動靜、到了第二天、問那孩子、纔曉得是完全失敗、這一件奇事、爲慈善團主任王君所聞、特將那孩子叫到大統路團內、讓他住在自己房屋隔壁、不料那個女子、到了夜晚、還是照樣的來、團裏設有乩壇、有人到壇上去叩問、乩上批下來、叫那孩子念三聖經、不知道這經念了、靈是不靈、現在科學昌明、不願作此神怪之談、但是實有其事、特把他記載出來、究竟是個什麼、請大家來研究研究、

設謔　（瓏）

□蘇浙間人、謂茄曰落蘇、自五代已然、相傳吳越王錢鏐、有愛子、跛一足、王極諱之、俗呼跛者曰瘸、與茄同音、浙人因幷諱茄、稱爲落蘇、（按今滬語、亦呼茄爲落蘇、）見王聖塗澠水燕譚錄、似可徵信、比見鐵笛亭瑣記、謂閩人亦諱言茄、對婦人言、恆謂茄曰紫菜、問其故、則以閩人讀茄如橋、橋者、男子勢之別名也、此則視浙人之因諱諱茄者、乃更有趣、

□某說部言、淸咸同間、有回婦某氏、年十二、卽適人、至八十四歲、已嫁夫五十五人、死後改嫁者、爲三十九人、得子三十有二、婦善繪事、每嫁一夫、必詳繪其面目軀幹、兼及私處之形狀、纖悉畢具、生子、輒以自隨、子長、則出以示之、曰、此若父也、某公聞而惡之、欲加以傷風敗俗之罪、卒以無律可援而止、婦雖老邁、猶似三十許人、眞人妖也、惜此說部之名、余已忘之、不能記矣、

□日本初與吾國通使時、其所派遣之使臣、爲宍戶子爵、宍戶、爲子爵姓、譯爲華語、卽女子陰也、子爵初訪總理衙門時、華官有詢其姓名者、舌人以宍戶卽女陰對、華官皆爲莞然、實則吾國字書中、以宍爲古肉字、淮南子原道訓云、欲宍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注曰、欲宍、自戀其軀也、亦以宍代肉字、初無女陰之一解、不知日人果何所據、而創爲此奇訓、且昌言於樽俎周旋之地、而無所於諱也、異哉、

採藥曲　（林屋）

去歲大劇場、演五本劍俠傳、採藥一幕、飾俠女者六、女伶五、汪碧雲、瀟湘雲、粉菊花、玉牡丹、小蓮英、男伶一、綠牡丹也、綠郎姣好若女子、五女伶亦艷冶多姿、翩翩善舞、余嘗賦採藥曲、屬草未定、昨復觀此劇、綠牡丹易而喜彩鳳、瀟湘雲易汪小峯、玉牡丹易而郭素梅、小蓮英易而小月來、國色僅存、天香半散、不僅抱纖素之感、且亦興露電之悲矣、乃足成前曲云、

春江花霧香濛濛。羣仙夜下蕊珠宮。燈光熠耀流紫電。劍氣夭矯垂白虹。五姝姿貌何丰茸。一姝僞飾亦嬌童。瀟鬟自挽綠玉杖。挽手競繫靑絲籠。牡丹雙蒂分雌雄。綠苞玉蕊嬌含風。菊花自堪稱粉艷。蓮萼似曾惜落殘紅。湘女妙曲誰同工。雲仙無舞能尤玲瓏。採藥不插藥籠中。拈花微笑凌太空。堂上忽看失飛燕。眼前猶似驚翩鴻。鶴鳳弄聲亦隨去。振翼躍上靑梧桐。風淸月白曲未終。衣香人影何忽忽。濡君更補霓裳隊。祇怕人間調不同。

刀疤老六遇盜記　（淸波）

海上有蕩婦號刀疤老六者、以右頰有寸許刀劍痕、故以刀疤名、初不以刀疤損其艷、轉以是得盛名、爲湘潭袁五公子所寵、袁五有巨鑽約指、（約值萬五千金、）係得之於名伎珍霞樓者、珍霞歸袁五後、未幾病死、袁五有此鑽、因緣媚袁、一夕乘袁熟睡、刀疤老六乃攫之去、比袁覺、向索不承有此事、袁以亡妾遺物、不忍拋撇、竟以索鑽決裂、且涉訟、雖經和解、袁仍不得珠還、刀疤老六得此瓌寶、日御纖指間、光芒閃爍、日恃此以自豪於衆、海上社會、幾無不知有刀疤老六、幾無不知其有此巨鑽約指、前夕（正月廿七日）夜午十一時許、刀疤老六盛裝往笑舞台觀劇、劇散歸會樂里、甫進弄、弄內有暴客四人、人挾一勃郎林以伺、向壁開二槍示威、四鎗圍向刀疤老六、疤雖機警、至是亦如項王困垓下、無所施其計、乃脫項上珠串、及手鐲約指等珍飾、悉以付暴客、暴客攫得、呼嘯逝去、刀疤昔日千辛萬苦奪諸袁五之巨鑽約指、至是亦脫手贈暴客、刀疤驚魂甫定、痛定思痛、悲可知矣、刀疤引盜之媒、由此一巨鑽約指、此約指來源、又有以上之歷史、漫藏誨盜、古語良信、不知此一枚巨鑽約指、他日又將流轉誰何之手、嫁禍遺孽、將無窮期、咲夫、鑽石、鑽石、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以成、

郭素梅　（蓉湖散人來稿）

坤伶花衫郭素梅、來自南閩、破瓜紀歲、有嬌小玲瓏、工皮簧、兼擅古裝劇、有多材多藝之稱、逮乾坤大劇場、元宵節後登台、第一日演紡棉花、舉凡生旦淨丑諸劇、無不畢呈、旁及福州調、廣東調、台灣調、復擅歐西歌劇、如凡啞令、批霞挪等、均能奏曲、第二日演貴妃醉酒、三次軟腰、工夫絕詣、第三日天女散花、舞帶一段、尤擅勝場、他如梅龍鎭、小放牛、打花鼓等劇亦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滬濱坤角花衫、凋零已極、得一郭素梅、堪當後起之秀也、

□介紹遊戲世界新年號　翻閱目錄、分新年應時談文、新年滑稽小說等門類、有三十餘種之多、無不冠以新年二字、咸應時之消遣品也、內容如天笑之新西遊記、燕山小隱之新年梨園閒話諸篇、均有趣味、附送紅樓索玉圖狗趣圖、亦妙、（大雄）

□愛讀本報諸君鑒　凡以函購本報者、無論寄款補報、均請在信面上、書明『上海望平街晶報發行部收』、凡投稿或通訊者、除特約者外、均請在信面上、書明『上海望平街晶報館編輯部收』、否則如有遺失等情、本館概不負責、并不能加館內等字樣、以淸界限、此啓、晶報館

嘉　大前門　嘉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李涵秋著）　□六二

第二回　死要臉雙料纍醜女　活打胎一本糊塗眼

胡氏先還有些羞答答的、後來被逼不過、只得嚥都嚥喝得一個乾淨、杯底下還留了些藥查、袁大昌又拿手指頭掠了掠、依舊把來灌入胡氏嘴裏、胡氏皺着眉頭笑道、哎呀這藥好香、袁大昌笑道、越要他香才越好呢、難道你不吃香的、還要吃臭的不成、阿彌陀佛、只要吃下肚便有靈驗、將來我還得發一場善心、掏出幾個腰包來、將這好藥多製他一點、預備在這三伏天裏、濟濟窮人、……袁大昌話還未畢、忽的聽見胡氏雙手捧着小肚子、沒命的喊哎吆吆、哎吆吆、……袁大昌嚇了一跳、還疑惑老奶奶和自己取笑、忙咧着大嘴笑道、放尊重些、不用鬧這樣把戲罷、六十歲的老家主婆、怎麼又裝做養小孩子起來了、（晴喑一點使讀者自悟）作者果然是要臨盆、我便打發人去接那劉穩婆、替你接生、……他這幾句嬉皮笑臉的頑話、像煞有趣得緊、以爲只要引得老奶奶笑得一笑、保可安然無事了、不料胡氏都沒有這氣力來和他分辯、撲通向床上一倒、疼得滾來滾去、頭上的汗珠子、比黃豆還大、袁大昌見這模樣、知道他斷斷不是裝假、這才哆哆嗦嗦的抖將起來、暗自嘟念說道、這不怪嗎、夏天吃的藥、左右不過是那人馬平安散、八寶紅靈丹、是再效驗不過的、爲何老奶奶吃了下去、轉有些不大妥當、……他雖在這裏胡猜亂想、至於胡氏益發滾得利害了、儘直着喉嚨叫喊、喊到末了、彷彿像那鬼嚎一般、叫人越聽越是害怕、袁大昌急得跑出跑進、好在這鎭市很小、只要別人家有一點點事故、那些左隣右舍、比較瞧戲還要高興、大家不約而同的、都擠進來熱鬧熱鬧、他一言、你一語、各出各的主意、有的說須得請神、有的說須得求仙方、又有的說要燒些紙箔、向東南角上、送一送柳樹梢和桃花鬼、像這樣鬧了下去、一直鬧到太陽落山、還是袁大昌想起他的女兒來、說這藥是打從他房裏尋出來的、

都門客思錄　（十）　（馬二先生）

去年我在北京、正逢全國報界聯合會在中央公園水榭開會、我以會員資格、逐日與會、却發見一件有趣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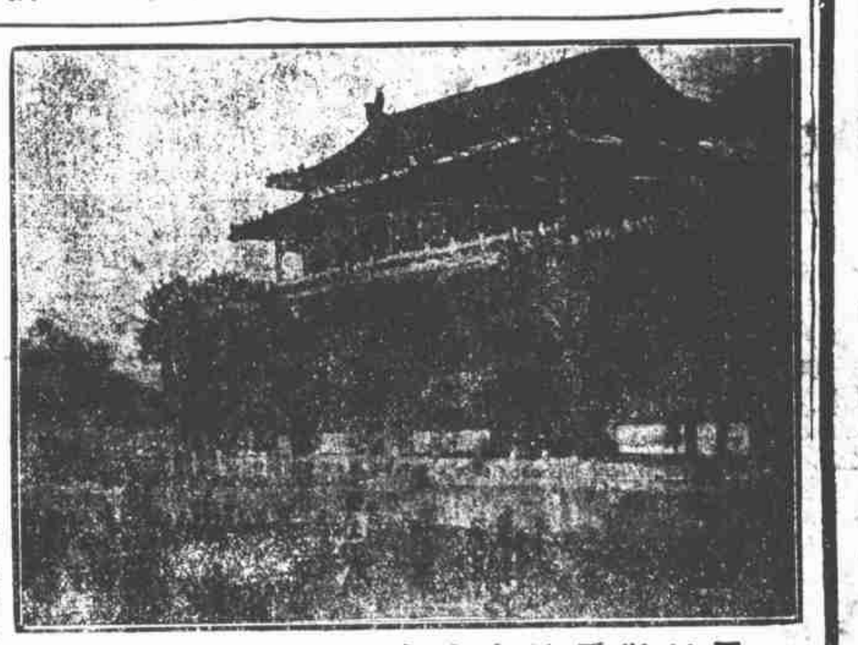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一位同業介紹一位女記者、名周貴德、說也是北京某報的代表、派來出席的、周女士自說是湖南人、但她却能操完全的北京話、她的態度很豪爽、祇是說話很倉率、彷彿沒有倫次似的、

忽然一天、她在水榭大請其客、在座約四五十位、同業而外、還有兩位女客、說是她的先生、又有兩位西洋女客、和一位日本男客、席中、她自起發言、說是本日要到美國去游歷、但究竟目的爲什麼？却又不肯說、只說兩三日內便動身、又約同女衆、拍了一張小照、

又過了幾天、山西同業代表請客、她也在座、她自說『進日去會美國公使、允許助她、』但所助究竟爲了什麼事？她又不說明、

薰底　（碧梧）

一位美人兒、慢伸玉臂、把窗前一幅湘簾、輕輕放下、又走到百寶櫥旁、從櫥中拿出一個古銅小香爐、放在桌上、焚起一爐百和香、那香氣很濃、凝聚在一塊、裊裊上升、及至擡着承塵、方纔四散、這位美人兒、又將一付牙牌、倒了出來、兩隻手按着、輕輕禱告道、他的病、不知好了沒有、如果已經好了、我就占個上上課、說完、就用手把牌和了一和、占起課來、及至三次占完、却得了個上上上中上上的課、於是又依着這三個等第、在一本小書上、查了一回、又看了一回、自言自語道、照這籤句上看起來、他的病、一定好了、可是這『梁間燕子已歸來』一句、我可有些不懂、難道他快回來不成、而且用這巳字、難道他已經動身了麼、如果他眞個回來、早就得有信來告訴我、爲甚麼這幾天、却都沒信呢、天機秘密、想來總有甚麼深意、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病、祇要他的病、已經好了、我就可放下一半心了、不一會、只聽得門外一陣車聲、方到門口、却已停了、又聽得敲門的聲音、小丫鬟去把門開了、走進一個少年來、這美人兒隔着簾子、朝外一看、就連忙跑出去、口中說道、我親愛的級秋、你當眞回來了麼、那可就眞靈驗極了、一面又招待着、把行李搬進來、二人就坐在湘簾裏面、細話離情、級秋先問道、秀瑛咧、你方纔說的話、我有些不明白、我回來、就回來罷了、有甚麼當眞、更有甚麼眞靈驗、秀瑛就把方纔占課的事、告訴了他、級秋聽了、不禁微微笑道、這不過適逢其巧能了、有甚麼靈驗不靈驗、這種事、祇有你們婦女們迷信、秀瑛瞅了他一眼道、我本來也不相信、不過言念離人、到無可奈何的地步、藉此定定心、消消遣罷了、誰去相信、誰更去迷信、這是閑話、不必去說、我看你臉上、比出去的時候、消瘦了許多、大約病中受的苦處、着實不少、（未完）



□劉海粟君之油畫　（北京天安門景象）

捕蟲緣　（馬二）

（五）你知道你的父親嗎？

却說白倫娜、被老孟和彭士二人搀入屋中、已是氣息僅屬、却還勉強掙扎着、向二人道謝了、彭士因她傷勢過重、向得羅討了一杯水、給她喝了些、白倫娜望着得羅叫道、『得羅！我受了重傷、恐怕不能活命了！有一句要緊的話、不能不對你說明、好在這二位都是你救命恩人、或者將來還可以幫助你、』說到此處、又喘息了一刻、續說道、『得羅！你知道你的父親嗎？十八年前、你的母親露蘭、—我的妹子、—在奧康浦戲院裏賣歌的時候、忽然一晚上、在人叢中、看一位少年、不知爲什麼、兩個人都被情絲縛住了、從此二人的蹤跡、一天比一天密起來、那少年名叫惠而生、便是你的父親、他本來是一個礦工、後來不知何時、覺得一處鑽石礦、都在這文司路島上、他自已說、是一生吃着不盡的一所寶庫！他不久便和你母親結了婚、自已在這島上、蓋了這所樓屋、打算着與你母親快樂到老、你母親本來與我親愛非常、因此也邀我同住在一處、一面你父親經營着那處鑽石礦、這所樓屋、起先祇有兩間、後來也由你父親逐漸添蓋、纔有現在的規模、但是此處居人都沒有、一切都不便當、工人也不易招致、只有三個人、其中一個、便是那著名無賴的棍徒搶杜拉！當初搶杜拉、曾屢次發現有欺騙及不法的行爲、你父親祇一意的優容、那廝因你父親待他很不錯、又因你父親年力強健、足以制他、所以不敢怎樣、後來一年將過、你母親忽然一晚上大喊腹痛！哭啼不止、你父親不知爲了何事？慌了！我也莫明其故！也甚着急、後來漸漸我猜着了！知道知道她是要生產了、但可憐我並無這種事情的經驗！此處又無產婆醫院、只得把安尼找了來、她雖然嫁過丈夫、也是不曾生產過、依然沒有辦法、挨來挨去、你母親足足狂喊了六七小時、纔將你產出、但是她自已却已是昏昏沈沈的不省人事了！你父親只是急得跳、但是却不知怎的方好救她？又過了一天、你母親便死了！你父親却並不曾哭泣、只是喃喃的發痴、有時我問他話、他也不回答、這一天早晨、他把一個小木盒交給我、也不曾說什麼、便走了、從此不見他回來、（未完）

□本社特告　下期（卽第三百五十八號）本報、準於三月一日出版、三月三日、當發行三週紀念增刊、以餉讀者、

一年有半　（一〇八）　（天笑戲述）

叔禮道、他的如夫人、想來還住在一品香、不然、怎麼還刺客知道他天天要到一品香來呢、那位年輕的銀行家道、他的如夫人、總得不住在這裏了、前幾天還到杭州去遊玩了一次、不過一品香他們幾位朋友、是一個機關、他的哥哥黃伯卓、也住在這裏、叔禮道、原來如此、上海的暗殺案、一年裏總有好幾次、好像嫌上海本埠新聞太枯寂、使他熱鬧熱鬧、那時客已齊集、大家入座、原來今天一品香的菜、是中國菜外國吃法、也是各客用刀叉的、不過刀叉之外、還加着一雙象牙筷、因爲胡梅庭明天要請幾個外國人、那外國人極喜歡吃中國菜、可是不大會當筷子、一雙筷子、握在手中、橫豎不得使勁兒、所以筷子之外、還是備了刀叉、能用筷子的、用筷子、不能用筷子的、就用刀叉、一品香却能做出一種菜來、似乎中國菜、又似乎外國菜、所以有許多人、因爲外國人要吃中國菜、就作成他的生意了、在座中主人胡梅庭年紀最長、他居然是個老輩、其餘都不過三十四十之間、坐定了、梅庭就說、諸位都叫局罷、熱鬧點兒、大家都說、沒有沒有、梅庭也不過問一聲、大家既說沒有、也就罷了、席間談談說說、張何兩人、覺得在座都是陌生人、而胡梅庭又是老輩、雖然極力敷衍、究竟老不搭少、因此覺得躊躇不安、忽忽吃到一半、張叔禮和何伯濤丟一個眼色、兩人便起身告辭、說再有一局、不能不去、只得先失陪了、梅庭說、既是兩位老兄還有應酬、也不便固留、便呼侍者送上手巾、二人告辭而去、出了一品香、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